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八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西洋鏡



中国园林

[瑞典] 喜龙仁 著 赵省伟 邱丽媛 编译



出版社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八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西洋镜



中国园林

[瑞典]喜龙仁 著 赵省伟 邱丽媛 编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园林 / (瑞典) 喜龙仁 (Osvald Sirén) 著;
赵省伟, 邱丽媛编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12
(西洋镜)

ISBN 978-7-5168-1257-0

I. ①中… II. ①喜…②赵…③邱… III. ①古典园林—园林艺术—中国—图集 IV. ① TU986.6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1876 号

西洋镜：中国园林

著 者：[瑞典] 喜龙仁

编译者：赵省伟 邱丽媛

总 策 划：科文图书

监 制：薛 婷

责任编辑：俞滢荣

策划编辑：樊 秀

营销支持：佟 莹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4.5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257-0

定 价：1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喜龙仁与中国艺术

叶公平

任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艺术史学者米娜·托玛 (Minna Torma) 的专著《陶醉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于 2013 年 8 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本关于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喜龙仁的传记。韩书瑞称喜龙仁在他的领域里极其有名，而且在今天仍受到广泛尊崇。^[1]

喜龙仁出生于芬兰，当时还是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他年轻时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主修艺术史，在那时艺术史还是一门处于起步阶段的崭新学科。他还是一位诗人，这可能有助于他获得高超的写作技巧。罗多弼称他虽然不懂喜龙仁的专业领域，但是可以看出喜龙仁善于写作^[2]。著者米娜·托玛在书中引用了喜龙仁著作中一些充满诗意的段落。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前馆长方滕告诉笔者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很喜欢阅读喜龙仁用英文编著的《中国画论》，常在他喜欢的段落下面做标记，不过方滕称他后来找来中文原文与喜龙仁的英译文对照，发现喜龙仁增添了一些诗意的成分和引语从而使得他的译文读来更有韵味。^[3]

喜龙仁年轻时就去了瑞典，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论著，名声大噪，最终被任命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

接近 40 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声誉卓著的意大利艺术史权威，应邀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和福格美术馆讲学。但是这时候他在看了关于罗汉的绘画之后被中国艺术所吸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陶醉于罗汉绘画。喜龙仁对于他自己的叙述有时候不是那么一致。对于同一事件，他有时候会给出相互矛盾的叙述。很难确定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他开始着迷于中国艺术。但是在各种叙述中，他都坚持说自己陶醉于中国的罗汉绘画。那么至少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喜龙仁转向中国艺术史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不想让学术领域的竞争破坏他和友人伯纳德·贝伦森之间的关系。而喜龙仁早在转向中国艺术研究之前就已经对中国文化有好感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对于喜龙仁一生的描绘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以喜龙仁在紫禁城里面的摄影活动开始。当喜龙仁 1922 年在紫禁城里面摄影时，紫禁城的大部分还是由溥仪占据。在他晚年，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当他在溥仪居住的区域居所及其周围拍照时，溥仪突然进来，他被要求摘掉眼镜。后来在溥仪的要求下，又向溥仪展示照相机如何使用，并把相机拆开给溥仪看。突然溥仪左右的人宣布会见结束，喜龙仁只好把拆得

[1] 根据韩书瑞教授 2013 年 3 月 5 日致笔者的电邮。

[2] 根据罗多弼教授 2013 年 3 月 2 日致笔者的电邮。

[3] 根据方滕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致笔者的电邮。

七零八散的相机零部件装在口袋里往后退行走出宫殿，他不能把背部朝向天子。

但是在喜龙仁早年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溥仪在他的摄影活动中却更像一位助手。有时提醒他节省胶卷，因为还有更好的景点；并且在摄影的角度和地点选择方面给他提供建议。

我们可能会奇怪，当紫禁城内廷由溥仪居住时，他是如何进去的，可能是通过庄士敦。另外，喜龙仁在进入紫禁城内廷摄影之前已经认识了溥仪的弟弟溥杰，并且曾经在溥杰居住的园林中摄影，溥杰可能在帮助喜龙仁获得进入内廷的许可方面起到一些作用。溥杰可能向溥仪展示了喜龙仁拍摄的园林的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激发了溥仪的兴趣。根据喜龙仁发表的文章，溥仪明显对摄影感兴趣，还让喜龙仁检查内廷里面的一些照相器材，喜龙仁看了之后建议送到城里最好的摄影店修理。

很难确定在何时何地喜龙仁最初接触到中国艺术，但喜龙仁在第一届弗利尔奖章的获奖演说中声称他最初是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中国画尤其是罗汉绘画，并一见倾心。

在1910年代，喜龙仁开始因为他在意大利艺术方面的研究而获得国际认可。1914年，应邀前往耶鲁大学演讲；在同一时期，也在波士顿地区的波士顿美术馆、福格美术馆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他有很多机会去美国，要么是讲学，要么是研究美国收藏的意大利艺术品，并且给这些艺术品编目。这些在美国的旅行一定给他机会见到很多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了不起的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波士顿美术馆通过菲诺洛萨和冈仓天心的积极收购，在西方世界拥有最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品。

米娜·托玛认为喜龙仁由西方艺术研究转向中国艺术研究可能是渐进的，并非像他自己后来所叙述的那样突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很多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学者都对中国艺术感兴趣。喜龙仁的师友伯纳德·贝伦森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罗汉绘画后也受到强烈震撼，并且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但是这些并没有导致他们像喜龙仁这样在将近40岁时放弃熟悉并且功成名就的领域，而转向一个完全崭新和陌生的领域。

当时西方世界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点在查尔斯·弗利尔那里。喜龙仁写信给弗利尔请求去他那里看他的藏品。喜龙仁1916年就想去弗利尔那里看他的藏品，但是并没有如愿。1917年在再次给弗利尔写信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应邀去弗利尔在底特律的家中看他的藏品，弗利尔拥有西方最重要的私人中国艺术品收藏。

根据弗利尔的建议，喜龙仁决定去日本参观日本收藏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在1918年年初，他去了日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他以日本为基地，也曾前往朝鲜和中国。他在4月和5月访问了北京、洛阳及周边地区、开封、苏州和杭州。日本给他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在日本期间，他参观了名胜古迹以及日本的博物馆、寺院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回到瑞典以后，他用瑞典语写了一本题为《金阁寺》的书，是游记、旅游手册和学术著作的融合体。该书有很多他自己拍的照片作为插图，

其中杭州的照片和日本收藏的马远、夏圭的绘画出现在一起。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极好。

诗人喜龙仁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米娜·托玛引用的很多段落都充满诗意。

东亚对于喜龙仁的吸引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难以抗拒。他很快又回到东亚，不过这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而非日本。

他在这次到中国之前跟奥维尔·卡尔贝克有联系。卡尔贝克是一位在安徽蚌埠的瑞典工程师，但是对于考古有浓厚兴趣，在当地帮助瑞典王子收购中国古董。

这是激动人心的考古的大发现的时代，喜龙仁也想参与这些新的发现。但是在安徽寿县发掘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他从上海出发前往西安，在洛阳和渑池稍作逗留。然后坐骡车前往西安，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跟着骡子步行，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颠簸，另外有利于沿途摄影。在那个时代一个外国人这样旅行并非没有危险，但是他最终安然抵达西安。西安的古城墙令他着迷。他在这座古都住了将近一个月，参观了当地的各种名胜古迹如碑林、大雁塔、关帝庙、城隍庙、文庙、东岳庙等。在他进行考古发掘的请求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之后，决定立即离开西安。在他回到上海之前，他又访问了洛阳、嵩山、郑州、安阳和开封，再度造访杭州，并且拍下大量照片。杭州一直对他具有吸引力。他后来又于1922年和1930年重访杭州。

他发现山东青州的古城墙和北京的园林特别美。

喜龙仁年轻时是文学和美学的痴迷者，并且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文人画的理想境界是诗与画的结合。在一幅好的绘画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诗。照相机之于喜龙仁正如笔之于诗人画家，我们在喜龙仁的摄影和文章中都能看出诗情画意。正如米娜·托玛指出的那样，喜龙仁拍照的大部分照片如同绘画。但是米娜·托玛也指出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特别是那些关于荒凉景物的照片，今天看起来都像绘画一样。而在当时未必如此，可能是那种历史沧桑感使得很多老照片如同绘画。但是对于喜龙仁来说，我觉得是喜龙仁内心深处的那位诗人和艺术史家在有意识地努力使得他拍摄的照片如画，也就是说使得自己的摄影美如绘画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根据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理论，最好的艺术杰作是那些看起来不见努力痕迹的很自然的作品。喜龙仁的照片有时使我们觉得是毫不费力地按快门的摄影。但是在喜龙仁那个时代快门照相还没有出现，照相需要耗时耗力。而喜龙仁是个完美主义者。

在1930年对于喜龙仁的采访中，有关于喜龙仁的摄影过程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喜龙仁往往会为一幅照片耗费多少心血。

“一位不高不矮的中年优雅男子，穿着熨得很好的棕色或者黑色西服，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测量工具，常常关注着北平某一座巨大城门上或者紫禁城一个角落上阴影的移动。他等待阴影到达恰当得足以唤醒那创造了这些伟大的纪念性建筑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地点时，而且就在那个时刻，喜龙仁博士按动相机，这样，全世界就可以分享一部分北平之美。可能他会对环境不满意，那么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直到光

线和颜色的互动能够以最清晰的形式传达出最初的建筑师、雕塑家、画家或者艺术家的讯息。”

有些批评者说喜龙仁的很多书看起来像是图画书，可能确实如此。高居翰声称喜龙仁主要是一位编纂家、收集者，也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喜龙仁拍摄的那些中国古城墙和园林，如今大部分早已荡然无存。幸亏有喜龙仁当年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拍摄的照片，我们才得以从中一窥旧时风貌。那些雅致的古城墙和古园林也得以永远存活在喜龙仁的照片中，为此我们不能不对喜龙仁心怀感激。

他被中国城墙、园林、宫殿、雕塑和绘画的美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宁愿放弃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职位来探索中国艺术。他在中国流连忘返，一再推辞归期；并且告诉斯德哥尔摩大学，如果不能够延长他的假期，他情愿放弃教授职位。

有好几年他是一位没有职位的独立学者，却继续研究中国艺术，撰写相关著作，收集中国艺术品。

喜龙仁并非来自富裕之家，他一定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在他暮年时，他变得很小气。高居翰说喜龙仁对他的助手很不好，让助手过度劳累，酬劳又太低，也没有让助手从出版的著作中分享适当的荣誉。以至于喜龙仁去世后，在整个斯德哥尔摩几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尊重喜龙仁的人为他撰写讣告，而最后写出来的讣告也非用心之作。高居翰可能有些夸张。

喜龙仁的主要问题是他想把大量时间投入中国艺术研究，而只想抽出部分或者一半时间来工作。他的一些熟人如安特生等告诉他说这种期望不切实际。

他最终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馆员职位，而且出乎意料地发现，工作日程还是他能够忍受的。

从1926年10月起，他一直是瑞典国家博物馆馆员，直到1945年退休。他依然四处旅行，但是不再像以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那样经常请长假了。

当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艺术后，他开始学习中文，甚至在大洋中乘船旅行时，他还坚持自学。但此时他已经快40岁了，而且中文并不好学。他在学习过程中，有时感到绝望。他不得不主要依靠助手和翻译来利用中文资料。其中一位翻译杨周翰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很有名望的一位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

传记也讲述了喜龙仁跟中国艺术品商人和鉴藏家的来往。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提到喜龙仁跟王衡永的来往。我发现过去不少中文文献都提到王衡永（有时提到他时，用的名字是衡永、完颜衡永、衡亮生、衡酒仙、寸园酒仙等）。此人是崇厚的三子，民国初年北京第一大收藏家完颜景贤之叔、恽毓鼎的亲家、溥雪斋的连襟。溥仪、郑孝胥、恽毓鼎、许宝衡的日记中都提到过他。他也出现在章士钊、邓之诚、傅增湘、滕固、张伯驹、启功、王世襄和李铸晋的著作中。李铸晋在《鹄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和画艺》中还以为衡永和亮生是两位收藏家，其实是同一人。

衡永旧藏吴镇《渔父图卷》现存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赵氏一门三竹图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刘熊碑》拓本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崇厚使法日记》稿本现存河

北省图书馆。

米娜·托玛开始时打算写作一本更加全面的传记，但后来决定集中写喜龙仁的几次东亚之行。她认为喜龙仁作为意大利艺术研究权威的成就应该单独写一本书。而对于喜龙仁中国艺术研究的批判性评价也应该单独写一本书。

喜龙仁档案现存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但是并不是很有条理。当米娜·托玛着手研究喜龙仁时，对档案做了一些分类整理工作。喜龙仁档案大部分是英文和瑞典文的，也有一些是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中文的。米娜·托玛是旅居英国的芬兰人。瑞典语是芬兰的国语之一，而且北欧小国比较重视外语教学，很多北欧人都懂得多种语言。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档案馆的柯斯廷·伯格斯特龙女士告知笔者喜龙仁档案大约有一半为英文。^[1]

我觉得米娜·托玛在中文文献的发掘方面显得太过薄弱。书中只有两处随便提及杨周翰，其实杨周翰的一篇回忆录中至少有几段谈喜龙仁，但是这本传记没有利用。

另外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及喜龙仁，虽然在胡适日记中曾经把 Osvald Sirén 翻译成西伦，但是 Osvald Sirén 就是喜龙仁是毫无疑问的。从胡适日记记载看，胡适对喜龙仁印象还不错。喜龙仁还曾经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的翻译就是胡适，《北京大学日刊》还有一则启事通知关于这场演讲的消息，不过在启事中把喜龙仁称为“西冷”。桑兵在《国学和汉学》中称喜龙仁为喜龙士。还有不少地方把喜龙仁称为喜仁龙。杨周翰曾经去瑞典帮喜龙仁翻译资料，明确称其为喜龙仁。民国十八年内政部的一件指令中也称其为喜龙仁。黄宾虹和张大千的函件中亦称其为喜龙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雷强先生曾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亦称其为喜龙仁。喜龙仁曾经下过不少功夫学习中文，喜龙仁这个名字即使不是他自己起的，至少也是得到他自己认可的。

根据胡适日记手稿本，胡适 1925 年在伦敦曾经与喜龙仁一起参观博物馆。喜龙仁称博物馆中的玛雅文物与中国文物很相似，胡适不太相信。喜龙仁对东方神秘主义有兴趣，而胡适对东方神秘主义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这可能是后来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的原因吧。

鲁迅在致莫斯科的著名犹太人艺术史学者帕维尔·艾丁格的书信中给予喜龙仁的专著《中国早期绘画》极高的评价。鲁迅后来还寄赠这位莫斯科犹太人艺术史家一本喜龙仁编著的《中国画论》。据笔者研究，张元济、蔡元培、黄宾虹、张大千、庞元济、袁同礼等也与喜龙仁有交往。

喜龙仁多次造访北京，有时住的时间还比较长。美国近代来华传教士、收藏家和艺术史学者福开森在喜龙仁逗留北京期间也一直在北京。而且两人跟美国收藏家弗利尔以及曾经与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一起翻译中国诗歌的爱诗客很熟，两人都认识胡适，因此两人在北京没有碰过面是不可能的。福开森 1929 年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 11 卷第 5 期发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书评，1936 年曾经在英文《天下》月刊第

[1] 根据柯斯廷·伯格斯特龙女士 2016 年 4 月 27 日致笔者的电邮。

三卷发表喜龙仁所著《中国画论》的书评。根据书评中的文字判断，福开森跟喜龙仁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前馆长罗覃在回复笔者的一封电邮中这样描述他见到过的喜龙仁：“当读到关于喜龙仁的资料时，我想起了我跟喜龙仁的唯一的一次见面。那还是很多年前，我还是哈佛的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当时喜龙仁来借用福格美术馆的鲁贝尔研究图书馆的研究设施，我惊讶地发现喜龙仁很矮，但是穿着很整洁。本杰明·罗兰教授把我介绍给喜龙仁，他跟我握手之后，又匆忙地回到跟他的研究相关的书架。”^[1]

喜龙仁的西方同行也有对他不好的评价。高居翰告诉方滕说对于他们那一辈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来说，喜龙仁就像一位穿过黑莓地的人采摘所有容易采摘的黑莓，而让他们后来者采摘那些难于采摘的。^[2]这个评价可能过于苛刻。不过高居翰晚年所做的关于中国绘画发展的讲座中亦推荐喜龙仁的著作并对喜龙仁做专门介绍。

喜龙仁通过不知疲倦的开拓性的摄影、记录、研究、著述和出版，保留下大量关于中国古城墙、园林的珍贵记录，而这些城墙和园林如今也只存在于喜龙仁的照片中。

在传记的最后一章，作者称喜龙仁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可能限制了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在喜龙仁那个时代，艺术史是门崭新的学科，而大学里面根本没有中国艺术史课程。而且受到过西方艺术史训练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有了西方艺术史的知识和方法论，他可以拿这些跟中国艺术史做比较。喜龙仁在中国艺术史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肯定懂得中国艺术史的很多方面跟西方艺术史很不一样。

何炳棣受到的是欧洲史的训练，但是对于他后来研究中国史却提供了不少启迪。高居翰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时常去听西方艺术史和其他区域艺术史的同事的授课，自称受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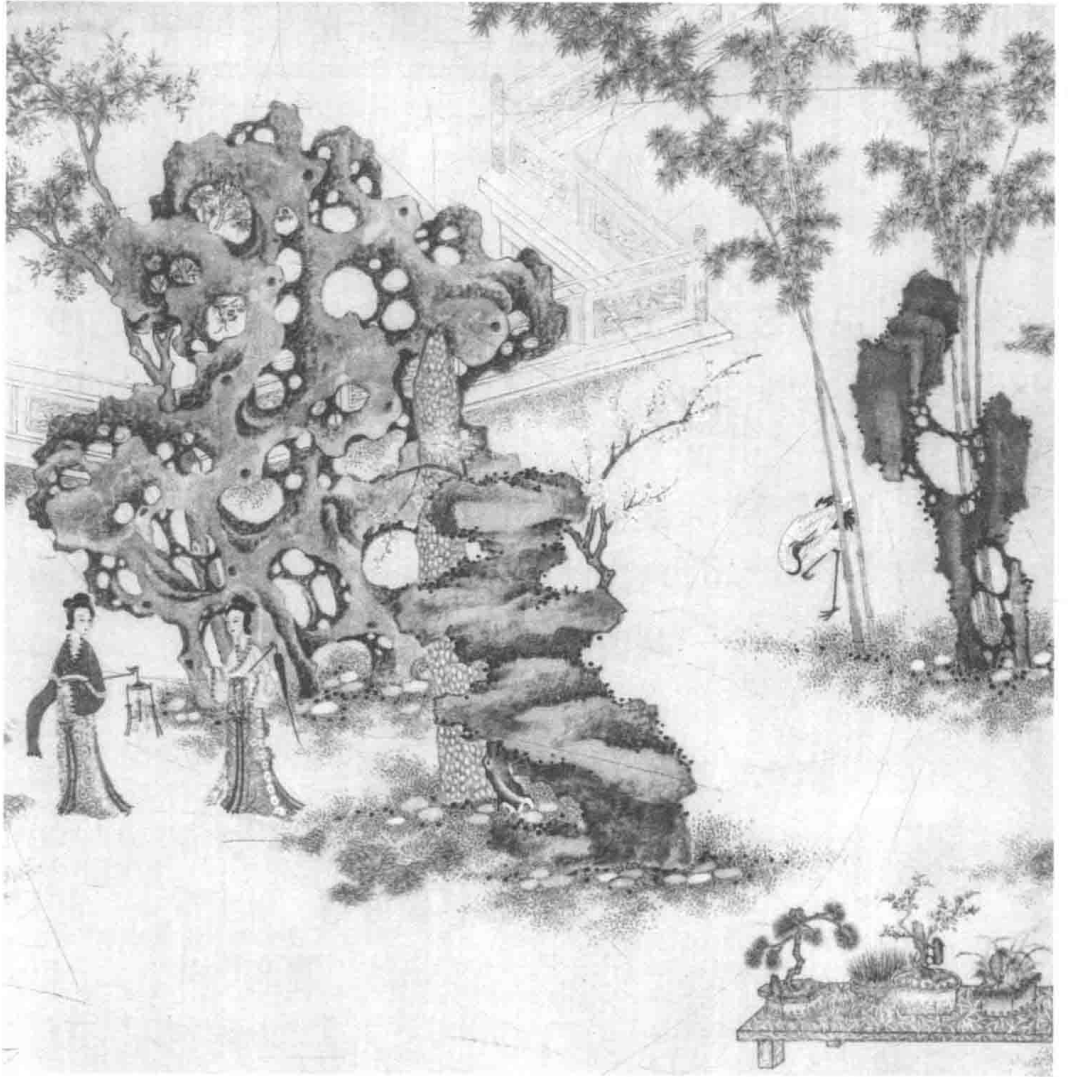
余英时称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实际上有意识无意识地都拿中国历史文化跟西方历史文化做比较。而且这种与西方做比较和借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只要不生搬硬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亦有诸多好处。余氏本人自述治学历程时，亦称他在哈佛时，主修中国史，副修欧洲史，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参照的体系和欧洲史研究的可资借鉴之处。

对于喜欢研究西方汉学史或者中国艺术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作者为对于喜龙仁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叶公平简介：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客座副研究员，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研究（15YJC760117）”的阶段性成果。

[1] 根据罗覃2013年3月2日致笔者的电邮。

[2] 高居翰：《视觉的、言语的和全球的：对于中国绘画研究的一些意见》，载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3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5页。



上图为《汉宫春晓图》的一部分，画于16世纪，见图95。画中内容包括：花园山石、鲜花和盛开的树、竹子以及些微的花花草草、白鹭，还有两名贵族女子。

中国园林，对于曾经居住且徜徉于这片奇妙而有趣的人地上的人来说，是个非常愉快的话题；而对于那些从未到过这个绚丽多彩的国家的人来说，又是那么陌生，充满异域风情。在远东文明和远东艺术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园林处于中间地带，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甚少。因此，最早期的中国园林荒草丛生，水流干涸，之后又被农田覆盖。于是，对此的研究经常会走很多弯路，且很难形成一条清晰的初始线索，能够反映设计者艺术构想的园林小径、水流河道及各种各样的设施也难以辨别。

我分别于1922年、1929年和1935年待在远东，然而让我勇于涉足中国园林这个领域，并保持热情的正是那些独具魅力的美好回忆。我现在正做的工作并不是前期系统研究的成果展示，也不是受科学探索的野心直接驱使所致，而仅仅是想重拾我早年在远东的记忆，那些我保存多年的鲜活的人生经历，那些在北京的公园和苏州的园林里漫步休憩的过往。常常猛然间清晰映入脑海中的不是组成那些园林的一个个规整的部分，而是作为整体的一种印象，一种氛围，或者说一种感受。中国园林的自然韵味与生俱来，肆意蔓延，历经岁月的侵蚀洗礼，精美的装饰多半已脱落，但仍然流露出一种盎然的生活情趣。

幸运的是，徜徉于中国园林之中时，我并未忘记携带我的相机。这架相机作为我的老朋友已跟随我四十多年，游历过世界各地。它是个无价之宝，能够抓取瞬间的印象及事物内在的美，就像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偶然间用笔触画出灵感一样。正是得益于这些照片，我才能够开展工作。这些照片以视觉的形式直接体现出来，能够传达之前的文字作品所不能表现的东西，这对于本领域来说尤为重要。因此，相机对于作家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在本书某些部分的成文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分析，另一部分是描述。分析的部分构成正文的基本内容，如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组成部分等；而描述的部分则侧重于装饰部分的历史性介绍和形象描绘，以及它们对于当地人的特定意义。这两部分工作显然都是零碎的，且只是挑重要的、代表性的园林进行介绍，而不是对一些私家园林或皇家

园林进行详细描述，因为无论单独介绍哪一座园林都能独立成书。作为本书第二部分的引子，我专门写了一章叫作“文学和绘画中的园林”，此章运用了很多历史材料，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文章。

有关此话题的偏艺术性的论述，在《园冶》这本书前几章的摘要部分里多有涉及。这是一本关于园林的重要专著，成书于明朝末期。据我所知，这是目前此领域的唯一一本专著，而且它的成书目的主要是在实践中指导园艺规划。书中还有从美学角度所作的见解和评论，由此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人的艺术追求，了解中国园林爱好者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无法分割的相处模式。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中文书籍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不过我也从中采集了很多照片和历史资料，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了这些书的一些细节。与此相关的西方书籍数量很少，但也扩充了我的参考书目数量，我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也都提到了它们。

一般来说，作者在前言中需要重点致谢的人应该包括：专业研究人士、慷慨相助的朋友，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多多少少帮助（至少没有反对或抵制）过自己的人。但是一串这样的名单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并无多大用处，就算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已被遗忘。因此，我仅给自己列一个要感谢的名单，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如果这本书能够送到他们的手上，希望它能表达出我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敬意和钦佩。仅有的两位生活在瑞典并能偶尔和我讨论、修正我书写内容的是著名的园艺专家艾玛·伦德伯格女士和艾瑞克·伦德伯格教授。他们丰富的学术经验和艺术修养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引导。在园艺方面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大幸事。

一定要感谢我的译者——唐纳德·伯顿先生，他不遗余力地把我的瑞典语版本翻译成了英文。

还要感谢很多朋友在我挑选插图的时候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料，这里要特别点名致谢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馆长温莱先生、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的格斯塔·蒙特尔博士，以及纽约的卢先生。

喜龙仁

1948年7月于瑞典利丁厄

目录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中国园林——自然主义的艺术品
013	第二章 山水
024	第三章 花草树木
036	第四章 中国园林的建筑元素
055	第五章 文学和绘画中的园林
068	第六章 更为古老的日本园林
075	第七章 部分私人园林
087	第八章 三海（北京北海、中海、南海）
095	第九章 圆明园
108	第十章 颐和园与玉泉山
115	参考文献
116	附录 I
325	附录 II 醇亲王奕譞及其府邸

附录 I 图片目录

- 117 图 1. 高石与藤蔓花架构成的花园大门。可能依据陈洪绶（1599—1652 年）的画而作的木版画，展现了戏曲《西厢记》里的一个场景。
- 118 图 2. 苏州顾家园林一角，现名怡园。
- 119 图 3. 北京北海静心斋局部。
- 120 图 4. 苏州王氏花园（现名西园）中，一座横跨水流的石桥。
- 121 图 5. 颐和园中一处僻静花园内，岩石与老柏树间的一座亭子。
- 122 图 6. 颐和园中一处围墙环绕、荷花盛开的小园。
- 123 图 7. 北京一处私家园林局部，有开放式长游廊和石板路。
- 124 图 8. 苏州王氏花园最远处一角。
- 125 图 9. 半亩园中心。19 世纪 40 年代总督麟庆位于北京的居所。近处水塘前面的是养在花盆中的花，两侧是奇石和绿树，中心建筑称为云荫堂。
- 126 图 10. 北京海淀避暑宅园中，两处典型的园林场景。
- 127 图 11. 斜山脚下竹林深处的避暑宅园。李玮（11 世纪末）画作，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 128 图 12. 悬崖脚下松林深处的避暑宅园。徐世昌（13 世纪）画作（部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 129 图 13. 一位诗人的山间花园小屋。项墨林（1525—1602 年）画作（细部图），中国私人收藏。
- 130 图 14. 一位哲人的山间小屋，主人正在屋前侍弄菊花。高凤翰（1683—1747 年）画作（部分），日本私人收藏。
- 131 图 15. 上：河岸上，竹林与开花树木间供学习的亭子。赵大年（11 世纪末）画作（部分）。下：岬角处为庭院所环绕的草堂。文徵明（1470—1559 年）画作（细部图）。日本私人收藏。
- 132 图 16. 江苏无锡寄畅园。几百年来，这座园林因自然风光秀美及泉水适宜泡茶而闻名。依据麟庆（19 世纪初）《鸿雪因缘图记》中的画而作的木版画。
- 133 图 17. 南京随园。诗人袁枚于 1757 年对其收购并修缮，因秀竹、梅花与桂花而闻名。水从亭阁间蜿蜒而下。园虽不大，却如同袁枚的文风一样错综复杂。
- 134 图 18. 苏州拙政园中，曲桥跨过水流。
- 135 图 19. 北京南海一段干涸的河床上，阶石构成路径。
- 136 图 20. 上：玉泉如镜的水面。下：北京南海岸景。
- 137 图 21. 中海岩石环绕的水塘。“如镜的水面映出倒影，这里是美人鱼宫殿的入口”。
- 138 图 22. 南海流杯亭。带有杯碟的小酒杯在石板中的曲折水道里漂流时，参与者需作诗。
- 139 图 23. 中海卍字廊。
- 140 图 24. 北京的一处私家园林，池边有镂石假山，周边长廊环绕。曾经的活水现已干涸。

- 141 图 25. 苏州王氏花园的中心部分。园林以小湖及湖岸为中心，四周建筑面向小湖，长廊依湖岸岩石曲折迂回。
- 142 图 26. 北京北海枕峦廊。廊前有一个水塘，沿岸由横竖岩石组成坚固的“山”景，与远处的建筑形成对比。
- 143 图 27. 北京礼王府花园中，建在横向叠石组成的山丘上的亭子。
- 144 图 28. 北京常铸九以前的花园中，由横向叠石组成的、有通道和门道的假山。
- 145 图 29. 颐和园内一处楼阁前，摆放在雕花大理石基座上的巨型景观石。
- 146 图 30. 北京常铸九以前的花园中的假山。如此布局可为花园带来些许野趣。
- 147 图 31. 在满目疮痍的苏州王氏女校花园里，矗立着一块完美的太湖石。
- 148 图 32. 苏州狮子林中的水塘和大假山。
- 149 图 33. 狮子林中的巨石，如同坐着的狮子。摄于 1918 年，当时园林正在改造。
- 150 图 34. 高耸的石头与无叶的柳树。依据一幅 17 世纪的画而作的木版画，所绘内容为戏剧《西厢记》。
- 151 图 35. 上：松石图。黄道周（1585—1646 年）作。下：梧桐庭院。杨文骢（1596—1646 年）作。
- 152 图 36. 北京半亩园中的拜石轩。最初于 16 世纪由诗人李笠翁设计，后于 19 世纪 40 年代由总督麟庆主持修复。他与友人同坐小憩，共赏妙石雅树。
- 153 图 37. 《五色鹦鹉图》。宋代宫廷画，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 154 图 38. 《梅花图》。画于 15 世纪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155 图 39. 松竹梅，旁边有一块园林石。王维烈大约画于 1580 年，现为私人藏品，东京。
- 156 图 40. 《梅花图》。王冕作。现为私人藏品，上海。
- 157 图 41. 杭州灵隐寺中，竹林间蜿蜒而上的石阶。
- 158 图 42. 杭州石屋洞，洞前花团锦簇的李树。
- 159 图 43. 依据竹与兰的画而作的木版画。出自《芥子园画传》。
- 160 图 44. 游廊环绕、种满白牡丹的庭院。北京海淀蒙古僧王的避暑宅院局部。
- 161 图 45. 隔水眺望北海琼华岛与湖岸。荷花旺盛绽放，高出水面，亭亭如盖的荷叶似滚动的地毯，散发出慵倦无力的气息。
- 162 图 46. 小花园的石头旁，牡丹含苞待放。可能依据陈洪绶的画而作的木版画，内容为《西厢记》。
- 163 图 47. 北海一座楼阁前的楸树。
- 164 图 48. 北京七爷府园林局部。竹篱笆与河岸平行；图中近处为一棵皂荚树。
- 165 图 49. 北京恭王府花园中，垂柳下的八角亭。
- 166 图 50. 北京周边原来的一座寺庙附近，一片白皮松树林。
- 167 图 51. 煤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此可以俯瞰紫禁城与北京周边地区，视野极佳。
- 168—169 图 52—53. 通往北京妙峰山路上的油松。粗壮的枝干似巨人手臂，保护着地面。巨大的树冠，似乎伸

的穹顶，又似一把巨伞，沿地势起伏。

- 170 图 54. 北京七爷府花园中的半月亭。亭前的年轻人是末代皇帝的弟弟。
- 171 图 55. 安徽滁州琅琊寺醉翁亭，因欧阳修（1007—1072 年）而闻名遐迩。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可能在 19 世纪
- 172 图 56. 安徽滁州琅琊寺中的亭子和繁茂的芭蕉树，周围有装饰性砖墙。
- 173 图 57. 杭州黄龙寺中，建在小岛群岩上的一个小亭子。
- 174 图 58. 北京一处私邸中，开放式游廊将种植植物的庭院分隔为两部分。
- 175 图 59. 上：北京七爷府花园中的长廊。下：北京海淀蒙古僧王府，游廊环绕的院内牡丹朵朵。
- 176 图 60. 颐和园昆明湖岸曲折的长廊。不仅起到园林不同部分的框景作用，还连接了最漂亮的景致。
- 177 图 61. 北京一处私家园林局部，游廊环绕池塘，廊桥与凉亭相通。印证了《园冶》中对游廊的描述：“蹑山腰，落水面，任高低曲折，自然断续蜿蜒。”
- 178 图 62. 颐和园中的亭廊，有装饰性栏杆与垂饰。垂饰由廊柱支撑，在屋檐下形成雕梁的延续。
- 179 图 63. 带有装饰性栏杆和“笔管式”图案格栅门的楼阁。另一幅内容为《西厢记》的木版画。
- 180 图 64. 安徽滁州琅琊寺中，一座封闭式楼阁，窗和月亮门为“冰裂纹”图案。
- 181 图 65. 北京礼王府中，藤蔓缠绕的遮阳凉棚位于兰亭书室前。
- 182 图 66. 麟庆到访双树寺。这里竹子旺盛，“绿云遍地”。他沿竹篱笆漫步，赞赏主建筑前的两棵玉兰树。
- 183 图 67. 北京玉泉公园中，一段带有装饰性门洞的上升园墙。
- 184 图 68. 颐和园里一处幽静的庭院，园墙沿地势而建，曲折迂回，环绕院落。
- 185 图 69. 北京北海一处小园中，装饰性洞窗与花瓶状门洞。
- 186 图 70. 位于苏州拙政园旧址的八旗会馆中的月亮门。
- 187 图 71. 颐和园一处庭院里，假山上的曲面楼阁。
- 188 图 72. 北京仰山山脚大觉寺中，园墙上的月亮门。
- 189 图 73. 北京成王府中，葫芦状的门洞。
- 190 图 74. 北京附近的黑龙潭，四周环绕着带有洞窗、曲折迂回的园墙。远处山丘上有座龙王庙，据说有时龙王会从清澈的水面升起。
- 191 图 75. 上：荷塘岸边带有洞窗的白园墙。下：带有洞窗的长廊。两图均摄于颐和园。
- 192 图 76. 安徽滁州琅琊寺中，带有青瓦花窗的墙面。
- 193 图 77. 北京北海静心斋中的石桥。
- 194 图 78. 位于苏州拙政园旧址的八旗会馆中的长廊与曲桥。
- 195 图 79. 北京一处私家园林中，五彩卵石与石板构成的园内小径。
- 196 图 80. 上：北京恭王府花园内，有骆驼商队图案的石子路。下：北京山西会馆内，有一列鸟的图案的石子路。

- 197 图 81. 汉朝皇家避暑山庄想象图。明代金边勾勒的彩图，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 198 图 82. 源于石崇所拥有的美丽花园想象图：《金谷园图》，创作于 16 世纪。仇英（16 世纪早期）作，日本京都知恩院藏。
- 199 图 83. 封闭式园墙中，树木和岩石环绕的禅室。杨补之（12 世纪早期）作的水墨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 200 图 84. 《西林禅室图》。倪瓒（1301—1374 年）作的水墨画，日本私人收藏。
- 201 图 85. 书画家文徵明的山间避暑草堂。画作局部，1531 年绘制。上海私人收藏。
- 202 图 86. 篱笆院内梧桐树下的禅室。唐寅（1470—1524 年）画册，北京私人收藏。
- 203 图 87. 一幅石版画的两部分，依据王维（699—761 年）陕西辋川农家住所图而作。
- 204 图 88. 太湖石。题为“柱石呈祥”。后世认为是宋徽宗（1082—1135 年）的画作，画中这块著名的石头可能来自皇家园林，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藏。
- 205 图 89. 哲学家、诗人及业余爱好者聚集在艺术资助者的花园中。赵孟頫依据李龙眠（12 世纪早期）的画而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206 图 90. 年轻女子们在皇家园林中舞蹈、嬉戏、荡秋千、沐浴。这是仇英一幅画作中的三部分，斯德哥尔摩私人收藏。
- 207 图 91. 园中浪漫的故事。17 世纪一幅卷轴中的两部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 208—209 图 92—93. 《汉宫春晓图》。一幅卷轴中的两部分，描绘了一位贵妇及其女性朋友们在皇家园林中的休闲生活，园中有楼阁、明亮如镜的水塘、中空的岩石与繁花盛开的树木。
- 210—211 图 94—95. 《汉宫春晓图》的两个后半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年轻女子们在梳洗、弹唱、嬉戏、刺绣，三名侍卫在暗中监护她们。仇英作，纽约卢吴公司藏。
- 212 图 96. 《西厢记》木版画，可能依据陈洪绶的画而作。
- 213 图 97. 麟庆在清江浦的清晏园中的赏月亭。亭子位于荷塘中，由倚虹得月曲桥与岸边相连。
- 214 图 98. 麟庆在清江浦的清晏园中的赏春亭。家人因节日而聚集在此，欣赏还未长叶的柳树下孔雀与鹤的舞蹈。
- 215 图 99. 京都平等院凤凰堂。最初建于 11 世纪中叶，为藤原赖通避暑用。
- 216 图 100. 京都西芳寺，苔藓公园局部。公园建于 14 世纪中叶，现今在日本仍然保存完好。
- 217 图 101. 京都附近天龙寺公园中的荷塘。
- 218 图 102. 金阁寺，14 世纪末足利义满所建，用于禅修冥想。在其死后更名为鹿苑寺。
- 219 图 103. 银阁寺，15 世纪中叶足利义政所建，是一处具有冥想、茶道及其他艺术活动功能的隐居场所。庭院与阳台上均覆盖着白沙。
- 220 图 104. 映于湖水中的银阁寺。最初方案中，屋顶全部镀银，但并未实现。
- 221 图 105. 银阁寺里的园林：水系蜿蜒，与湖泊汇合，那里有深深的水湾、众多小岛与岩礁。
- 222 图 106. 京都大德寺内大仙院园林局部：船只搁浅的枯水景观。